

## 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困境與轉機座談會(二)： 當前中國的危機與轉機

主持人：

陳志柔（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

王丹（六四天安門運動領袖群，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李恆清（原八九學運清華大學負責人，海外民運組織「青年中國」執行長）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研究學程合聘助理教授）

鮑樸（《趙紫陽口述回憶》出版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鮑彤之子）

蘇曉康（報告文學作家，電視片《河殤》總撰稿人）

2012年1月12日

在這場座談會的第二階段，王丹教授一開始便指出中國經濟在2012年可能會出事，這項預言奠基在房地產垮台、國際經濟不景氣、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三個基礎之上。

首先是房地產。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房地產價已跌了百分之二十，構築成中國經濟的三大泡沫之一的房地產正面臨嚴峻挑戰，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更會造成四個連鎖反應而間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狀況，包括：一、房地產相關的周邊連鎖產業難以倖存。房地產業的蓬勃興盛帶動起周邊產業的發達，不僅促進了地方經濟，更推動了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房地產業誠可謂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因此倘若作為重心的房地產崩盤，周邊仰賴維生的產業也難以倖存。二、地方債務問題爆發。地方政府為發展房地產紛紛向銀行融資借款，施行以債養債的手法，如果房價無法維持，那麼此種模式便無法維持，債款到期卻無法償還，債務問題因此爆發。三、金融危機應運而生。由於銀行的錢全借給地方政府發展房地產業，政府擴大投入的政策便無資金可運作施行。四、通貨膨脹問題。如果最初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政府必定要搶救接下來所引發的系列效應，通常也只能走上印鈔這條路，因而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問題。周邊產業崩盤、地方債務問題、金融危機爆

發與通貨膨脹，這四點即是房地產業一旦破滅將會影響的相關效應。

其次，整體的國際金融狀況不佳。在2012年，美國雖有反彈跡象，但回穩步伐緩慢，而歐洲地區仍會深陷於歐債問題的泥淖中。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如果全球景氣無法回溫，也就等於商品無法外銷，外銷問題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狀況。

再者，勞動力成本上升。一直以來中國的經濟都仰賴源源不絕的低廉勞動力供應來撑起整個市場，第一代出走農村的農民工對於薪資的接受度普遍較高，然而現今光就廣東省的大規模群體事件來看，大多是那些已經有過一定城市化背景、見識過一定富裕生活的第二代農民工所發起，他們對於薪資的需求遠不同於第一代的農民工，這種觀念的不同將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不僅給資方造成壓力，更會對現行的經濟模式造成打擊。

### 支持中國經濟的四大支柱

雖說中國經濟有上述的三個大問題存在，但仍未出現經濟崩潰是因為背後有四個可與之匹敵的東西在支撐。一、政府投入。暫不論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政府投入一向是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

方式之一。二、內需。依靠人民消費撑起內需市場，這方面中國尚在發展當中，不過中國有一獨步全球的特殊系統，即是政府內需，政府投錢消費供經濟成長，各種各樣來自政府的公務開支撑起一片內需市場，這也是中國維持成長的一個秘密。三、持續引進外資。一定程度的外資不斷流入維持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四、尋租空間。在中國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不論經濟是成長還是衰退，背後都有政治因素，因此從政治角度來理解中國的經濟便會發現，經濟成長的背後動力是由腐敗行為的激勵所推動。

上述的房地產垮台、國際經濟不景氣、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三個問題，與政府投入、內需、外資引進和尋租空間這四個支撐，正反因素的交流結果將會決定中國未來的經濟面貌。

### 當代中國問題眾多面貌

接續王丹教授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鮑樸先生對於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做出進一步回應。他以較高層次的觀點來分析，認為尋租不能僅單

單歸咎於道德層面上的腐敗所產生的行為，造成整體如此發展是制度上的問題，而土地徵收和社會不公更是政治層面上的問題。陳志柔教授則指出當代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上各有一根本的問題。政治層面上是民主制度的問題，經濟層面上是財產權的議題，而社會層面上是城鄉二元與農民工，也就是社會制度資源分配的問題。目前中國遭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從這三個根本層面的制度問題而生，至今仍未有解決的跡象或方案，因此今後問題仍會不斷出現，只是不知何時、不知多少的區別而已。

徐斯儉教授認為一個國家若要靠尋租，也必須有「租」可尋，要有一個經濟部門不斷產生利益，然後另一個部門寄生於生產部門去吸他的血，有血可吸便會成長、便會茁壯，但並沒有自己吸自己的血這種道理，經濟是循環的，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

蘇曉康先生描述當時寫《河殤》是想描寫農業文明遇到工業文明後開始衰弱的這種大問題，當中也隱含著中國改革已走到一個階段的現實問題。中國當時也存在人的精神和價值危機，但不



徐斯儉教授暢談對中國社會的見解。

像現在這般嚴重。之後共產主義與毛澤東崇拜崩潰，價值和信仰體系進一步出現真空狀態，導致了法輪功和地下教會的興起出來填補。然而現今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傳統價值方面的挑戰，而是中國政府拒絕普世價值、傳揚民族主義，利用意識形態的操作，將個體轉變為集體。因此在失去馬克思主義這一項武器後，仍可以以民族主義繼續綁架俘虜所有的中國人民。

### 轉型的道路何在

鮑樸先生認為制度轉型問題必須要區分開統治者與人民所需付出的代價，這當中的關鍵是，統治者不願失去權力，傾其所能將轉型所需付出的代價轉嫁給人民。另外就轉型路線而言，鮑先生不認為任何的社會轉型都有固定的路線，因為各國家所具備的條件不一，因此不會有普遍的規則，都是隨機的。

徐斯儉教授針對轉型議題的回應是，在人民

擁有相關訊息與知識且能夠自我組織之下，一個準備好的社會才有可能讓共產黨進行政治轉型。整個政治轉型不是一個整體，實際上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個角色，是互動的結果。社會這麼大、利益這麼分歧，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才能夠有與統治者討價還價的空間。如果整個社會一直很分散，那就是威權政體所希望的狀態。而目前在中國可以做的事，蘇先生提到了權力制衡問題，這正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現今的共產黨仍是自己制衡自己，因此首先建立對權力的制衡，不過所有的事情是一個牽著一個的，社會首先必須要成熟、要有訊息、知識和組織力量，缺少這些就無法要求制衡能力，而選舉只不過是所有事情的其中一環而已，社會成熟到了那一步就必須選舉。因此，只有當社會夠成熟，共產黨便會知道這樣下去不行，必須要找出路，因為中國的社會與共產黨是一個整體，當前只不過社會走得比較快，而共產黨走得緩慢且反應遲緩不及。

（整理：李宜貞）